

母親的背影如同夢魘般纏繞著我，她極力掩飾的哭聲如餘音繞樑，叫我無法忘記。

叛逆期的孩童是這個世界上威力最大的炸藥，你不知道觸發它爆炸。母親深諳這一點，於是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，用無數的兼職把自己的日程堆滿，生怕與我碰面。

窗外寒風凜冽，我帶着一身寒氣不耐煩地回到家。猛烈的關門聲震了又震，帶著空氣中的硝煙味瀰漫開來。她彷彿什麼都感受不到一樣，踩着吱呀作響的拖鞋從廚房中跑出，殷切地搓著雙手：「回來了啊！」眼中是我看不懂的情緒，不知為何，我感到了一絲悲傷。

我沒有作聲，往屋裡走去，她在我身後不斷嘮叨：什麼早些回家，什麼多看書……，不曾想到這些小事解發了我。

「能不能別煩我，你就當沒我這個女兒好了！」鬼迷心竅，傷害她的話我竟脫口而出。從未聽過如此重話的母親頓時愣住，之後她紅了眼眶，我頭也不回的摔門回到房間去。

午夜，被極力壓抑著的哭聲傳入房中，我不耐煩地推開門，卻不曾想到母親正在客廳中哭泣。她捂着嘴，痛苦地蹲在地上。玻璃門反映着一個淚人和無措的我，我猛然發現眼前人是多麼的單薄，黑髮也滲了白。我愣在原地，她慌忙地抹去滿臉的淚，「吵到你了嗎？對不起……」她眼角掛著一滴淚，不知所措地看着我。我張了張嘴，回了房。

一夜無眠。

閉上眼，腦海浮現的淨是那個午夜哭泣的背影。我有些迷茫，心中五味雜陳。我想我明早應該向她道歉吧！我試圖努力地忘記腦海中那幕，想要入睡，但不論我怎麼努力也無法入睡。

我有些生氣，試着分散注意存，嘗試想些其他的事去蓋住它。我想學校的生活，卻不知不覺聯想到上學的第一日，母親送我回校，笑着叮囑我要好好學習的光景。我想後院的小貓，卻又想起母親蹲在地上笑意盈盈地喊它：「咪咪。」的樣子。我不願再想下去了。我想或許是自己的同情心作祟，以致想著想著，都想到母親的身上。

「明早向她道了歉就好了」，我說服了自己，暫且嘗試忘記剛看到的一幕。

久違的陽光照入我的房間，我睡眼惺忪的走到客廳。眼前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破布沙發，破裂處被人用針線仔細地縫好。餐桌上放著一杯溫熱的牛奶和一份三文治，卻不見她的蹤影。我慢步上前，看見餐桌上的便簽：「允心，媽媽之後兼職從白天五點到晚上十二點，你自己買飯吃，錢在箱子裏。」我看著箱子裏，有些讀不懂，視線越來越模糊，眼前循環播放著那個哭泣的背影。我拼命搖頭，試圖把它從腦海中連根拔起，卻是無用功。

我想，這樣也好。過兩天我也就不在乎了。

人生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或許就是事與願違。一連三天沒見到母親，母親痛哭的一幕卻成了結痂的傷疤。

我的叛逆期是什麼時候停下的，沒人知道。可能是時機到了，可能是我覺得無聊了，只有我知道，是在我看到母親哭泣的背影的那晚，我的叛逆期戛然而止。隨後伴隨我的，

是我無法忘記的光景。

後來總算見到了母親，她看起來那麼的滄桑。我想開口向她道歉，卻又覺得為時已晚，或許她早已將此忘卻，重提舊事反而顯得我有些無理取鬧。她笑着看着我，笑裡或有着連她都察覺不到的小心翼翼。她招呼著我坐下吃飯，面前她忙碌的身影和我腦海中那個哭泣的背影重疊在一起，我分不清到底哪個是真，哪個是假。我如往常般搖了搖頭，試圖把那個背影撥開，卻想不到這令母親猛地僵住，緩緩開口問我是不是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。我看著她緊扯她衣擺的雙手，和那晚一模一樣。

後來，母親因操勞過度進了醫院，看著躺在病床上如玻璃般一碰就碎的女人，我手足無措如同在那個夜晚。她緩緩地睜開眼睛看著我，我的眼淚再也止不住。她從床上爬起，想幫我抹去眼淚，輕聲問我為什麼哭，是不是被人欺負了，她幫我討回公道。我沒有告訴她，那一夜的一幕在我眼前不斷循環播放。

我上前，握住那雙我無比熟悉的手，真誠地為我當時的話語道歉。我以為她會哭，會笑，會和我訴說她那晚的傷痛。但她只是愣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回握我，說：「沒關係，媽媽沒關係的。」

我滿腹的歉意被堵住了宣洩口，母親無止境的包容令我的話語彷彿撞到棉花上，又反彈回來。我失魂落魄地回家，我蹲在母親曾蹲過的地方，淚流滿面。在那一刻，我終於明白，我再如何想要忘記那一幕都無法做到。它會如惡夢般，伴隨我的一生。

我回到房間，看見許多年前母親買回來的龍應台的「三部曲」，她愛看龍應台和安德烈的書信，她說自己可以藉此學習如何和我相處。我鬼使神差地翻開了另一本書，裡面寫到：「所謂父母子女一場，你要看著對方的背影漸行漸遠」。我將其放下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我和母親的漸行漸遠是從何時開始早已不得而知，但我當初的那番話，或許是將我和她推得更遠的真兇。我的眼前又止不住地出現她那哭泣的背影，我想，倘若自己當初三思而後行，多在乎母親的感受，不再一味地意氣用事，結局是否就不會如此？但木已成舟，我只能繼續被那一幕困住，無法忘懷。

窗外艷陽高照，少女和女人蹲在客廳哭泣的背影在不同時空重疊起來。